

蔣貴麟 主編 孔子改制考 (上)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二)

蔣貴麟

主編

宏業書局印行

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

(二)

孔子

改制考

(上)



孔
子
改
制
考
(上)

孔子改制

考

康有為署

光緒丁酉印于土
海戊戌庚子兩奉
偽旨焚板禁行越

廿年庚申重刊于

京師壬戌成冬印

行南海康有為記



康有為先生遺像
(1858—1927)

孔子改制考敘

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爲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淒淒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二千年，方萬里之地，四萬萬神明之裔，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見太平之治，達大同之樂者，何哉？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爲神明，爲聖王，爲萬世作師，爲萬民作保，爲大地教主。生於亂世，乃據亂世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於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乃立元以統天，以天爲仁，以神氣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爲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於其教，而先愛其圓顙方趾之同類，改除亂世勇亂戰爭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萬物，澤萬世，明本數，繫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無乎不在。此制乎，不過於元中立諸天，於一天中立地，於一地中立世，於一世中隨時立法，務在行仁，憂民憂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其書、口傳七十子後學爲其言。此制乎，不過其夏葛冬裘，隨時救民之言而已。

若夫聖人之意，窈矣，深矣，博矣，大矣。世運既變，治道斯移，則始於粗糲，終於精微。教化大行，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殘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毒蛇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朱草生，醴泉出，鳳凰麟游於郊陬，囹圄空虛，晝衣裳而民不犯。則斯制也，利用發蒙，聲色之以化民，求矣。

夫兩漢君臣，儒生，尊從春秋撥亂之制而雜以霸術，猶未盡行也。聖制萌芽，新猷遽出，僞左盛行，古文纂亂。於是削移孔子之經而爲周公，降孔子之聖主而爲先師，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闡而不明，鬱而不發。我華我夏，雜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非惟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

朱子生於大統絕學之後，揭鼓揚旗而發明之，多言義而寡言仁，知省身救過而少救民患，蔽於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雜以佛老，其道艱苦。所以爲治教者，亦僅如東周，劉蜀，蕭晉之偏安而已。

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霧霧雰雰，重重惘惘，皎日墜淵，萬百億千縫掖俊民，跂跂脈脈而望，篝燈而求明，囊螢而自珍，然卒不聞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悲夫！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覩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旣得，乃掃荆榛而開塗徑，撥雲霧而覽日月，非復人間世矣。不敢隱匿大道，乃與門人數輩朝夕鈎擗，八年於茲，刪除繁蕪，就成簡要，爲改制考（二十一）卷。同邑陳千秋禮吉，曹泰著偉，雅才（好）博，好學深思，編檢尤勞，墓草已宿。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見，其亦不負二三子鉛槧之勞也夫！

嗟夫！見大同太平之治也，猶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書，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南海康有爲廣夏記。

孔子改制考目錄

上 茫昧無稽考第一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二

諸子創教改制考第三

諸子改制託古老第四

諸子爭教互攻考第五

墨老弟子後學考第六

表附

儒教爲孔子所創考第七

孔子爲制法之王考第八

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九

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

緯附

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一

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二

諸子攻儒考第十四

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五

儒墨交攻考第十六

儒攻諸子考第十七

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八

魯國全從儒教考第十九

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

武帝後儒教一統考第二十一

孔子改制考卷一

南海康有爲廣廈撰

上古茫昧無稽考

人生六七齡以前事跡茫昧不可得記也開國之始方略缺如不可得詳也況太古開闢爲萌爲芽漫漫長夜舟車不通書契難削曠能稽哉大地人道皆蘆莖於洪水後然印度婆羅門前歐西希臘前亦已茫然豈特秘魯之舊劫墨洲之古事黯芬渺昧不可識耶吾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而譙周蘇轍胡宏羅泌之流乃敢於考古實其荒誕崔東壁乃爲考信錄以傳信之豈不謬哉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華山川焜耀然夷考舊文實猶茫昧雖有美盛不盡可考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八佾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

吾從周

禮記中庸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禮記禮運

杞宋無徵說凡三見且著於論語中庸引於史記世家白虎通並

非僻書則孔子時夏殷之道夏殷之禮不可得考至明孔子謂足

則吾能徵之則三代之不足孔子之不徵可徵者僅有夏時坤乾

二書自此外皆無存此可爲夏殷禮制全亡無徵之據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

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孟子萬章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孟子

滕文

北宮錡在周時能來問學必是士大夫本朝班爵祿最粗淺之事
無人不知卽無大周會典亦有縉紳可考且亦耳目習聞何待問
於孟子孟子爲當時大賢巨儒自應博聞強記熟諳本朝掌故乃
亦不聞其詳又著去籍之故出於諸侯惡其害己可知成周之書
籍亦不傳今周禮及經子雜史所傳以禮書綱目五禮通考之例
補編一大周會典會典則例大周通禮大周會要尙極詳博而孟
子乃謂不聞其詳所言其略者乃僅如縉紳頭數句是孟子爲空
疏譎陋之村學究也若孟子爲通博大儒則是周籍之已去而無
徵可信也又與滕文公言田制自當徵引會典會要乃足爲據乃
一字不能引出僅引一詩言爲證則當時絕無掌故之書無可引
據與去籍之說正合此可存爲周籍已去不可聞之據

楊子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

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列子楊朱

太古之事已滅若存若亡若覺若夢可爲三古茫昧之據而崔東壁尙欲爲考信錄以實之不亦謬乎又謂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則當無正史可考楊朱不從孔學故述舊聞如此渺茫擬議各述傳聞如後世皇王大紀路史之類茫昧極矣泰西之述亞當夏娃日本之述開國八神亦同此義皆渺茫不可考者也其云三王之事億不識一亦可爲三代無徵之證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荀子非相

後世一代之興名賢名士傳述充棟功績典章志略彌滿而五帝時人與政無一傳者可見茫昧極矣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荀子非相

文息節絕可知百王之道皆茫昧而無稽矣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韓非子顯學

孔子謂堯舜明堂五采服喪三年墨子謂堯舜茅茨蒿衣服喪三月所謂取舍不同韓非當時已謂儒墨近稱殷周虞夏不能定其真至稱堯舜尤無參驗不可信據則堯舜事跡必已茫昧故孔子墨子得各託其義若有古書可參驗如今之漢晉唐宋之史則引用者豈能相反乎韓非又謂堯舜在三千年前虞夏在二千年前殷亦七百歲則與今五帝德帝繫世本史記所傳絕異與楊朱稱

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張壽王述黃帝歷稱黃帝以來六千餘歲
各傳異說正同雖不合儒家經術然堯舜三代之茫昧無實在年
代事跡可據依可見故韓非徧引羣說疑以傳疑謂皆無參驗明
據先王必定堯舜非愚則誣此當時實情正可藉諸子之紛呶以
考太古之情狀矣

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管子
封禪

封禪大典泰山又在齊管子既不能詳則古事之湮沒者何可勝
道

自伏羲以來漢永和元年凡四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九歲

易緯辨
終備

伏羲以上未有聞焉

禮緯稽
命徵

伏羲實無可稽考五帝德不敢詳焉列子謂伏羲以來三十餘萬
歲其傳聞之謬俱同大約開闢之始傳聞有伏羲其人如泰西之